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六十五編

文
瑰
花
續
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說部叢書第廿集

第六十五編

說
部
叢
書
第
廿
集
第
六
十
五
編
說
部
叢
書
第
廿
集
第
六
十
五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小說

鴻雪夢

四

近來小說。汗牛充棟。章回體

本書著者自叙三十餘年小

腴。人情練達。全書衍至一百

謂才大如海。香溫茶熟。既世

接物待人。亦資閱歷之助。不

厚冊。共五十餘萬言。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33)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初版

玫瑰花續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原著者 英國 巴克雷

譯述者 閩縣 陳家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涪縣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玫瑰花續編

英國巴克雷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靜海陳家麟

第一章

一日。格雷及大洛美。同坐於閱書之室。中隔一小案。案上疊函札無數。以備格雷讀與大洛美聽之。案本臨窗。窗下臨長廊。春風微扇。挾花香入窗。且晨光清朗。適可人意。大洛美衣白衣。加以綠領巾之帶。襟上加蓮馨花。靜坐以領花氣。格雷徧檢來書。大洛美心盼一書。欲得而捫拊之。然後納諸衣囊。以示親稔之意。格雷檢書久。忽自得一書。納之。書爲得雷克之報章。讀之滋喜。大洛美曰。汝得男友之信矣。格雷曰。主人何由知之。大洛美曰。吾雖不見。似但。

聞。一紙之聲。語簡而該。非女子之言。若女子書者。必累牘不已。格雷曰。得之矣。然何聽之真。大洛美曰。吾聞爾觀後有太息之聲。似此書大有關係。讀後納之衣囊。如示珍貴之意。吾故知爲緊要書也。格雷笑曰。主人聽聞之知覺絕精。吾以後有祕密之事。決不能隱。此書得自何人。亦欲知之乎。大洛美搖手曰。可勿言。人各有私。吾何必強與人事。惟吾可以少慰者。似有靈明內照。未見已知。知之。格雷曰。非此之謂也。此信非私。蓋得雷克見示者。得雷克言。下禮拜五。以晚車來視主人。大洛美曰。彼來見我如此。必爲驚訝。且我致謝其人。能薦賢予我。既能撥煩。又爲祕書。何利如之。大洛美忽又曰。此來非挾爾行耶。格雷曰。否。吾能請假四十八點鐘。否。且吾來已久。亦頗欲少息。既有得雷克奉陪。似勿須我。我以禮拜五

晚車行。以禮拜一早車至。尙能爲主人讀來函也。且得雷克於此兩日中。必能代任吾事。况禮拜日無郵政。我之請假兩日。但一日耳。大洛美曰。可。此時雖不懌然。亦不敢發。吻。但曰。吾甚願三人同飯。且爾行何往。格雷曰。爲途非遠。特走視一友人。今且檢讀來書。以供主人之聽。大洛美伸手接來書。言曰。吾聞報紙油墨之味。似有報紙夾諸函中。吾不喜報紙。且讀來書。格雷果去報章。以一堆之書。推近大洛美手際。大洛美笑曰。安有如是之多。因曰。密司格雷。一一讀來函後。或佳或劣。抽其佳者。幾可成一卷之尺牘。汝尙憶密昔司拍克來書。汝亦展觀之笑。其言甚佳。且善。其中隸事多。萬不說吾盲。但云有人以頭沒水云云。吾意尺牘以簡明爲主。卽用故實。亦宜切當。不切不當。不如勿用。語次以手摩來書。忽得一。

書爲外國紙。其上有火漆手揣者。久格雷靜觀其狀。久久無言。復摩得一書。因推其餘書付諸格雷。並以外國來書疊諸羣書之底。大洛美遂吸菸。自行劃火燒菸。吸後以煙灰叩諸碟上。格雷遂啓第一書。旣辨郵票。復述筆迹。而大洛美已知。寄自何人得之。則大喜。是日來書男女之友雜投。咸曰。果允吾前者。吾必至而視爾。中有一書。爲瞽人院勸捐之書。一爲索帳之條。書凡九函。至第八函。格雷得書。手顫迨至第九函。盡矣。此大洛美之菸且燼。擲其殘蒂於窗外。以手自承其面。後言曰。爾視吾擲處不誤乎。格雷以首投窗下視。曰。適落小徑之上。格雷曰。此書至自埃及郵票。則印開羅火漆。上尙有圖書作一鐵盔。上加白羽。大洛美曰。封皮書法如何。格雷曰。筆酣墨飽。似以寬筆頭書之。大洛美曰。發其函不必讀書。

且語。我以寓書之姓名。格雷曰。此爲密司迦茵所寓。大洛美曰。讀之。其中作何語。格雷讀其書曰。我之大洛美。我今將何言。果與爾同處。儘可傾吐吾之款曲。顧書中篇幅仄。恐不盡吾意。吾亦知君百凡皆難。然爾身絕勇。足以破爾之困苦。超然於窘外。惟勿怏怏。當沈思世界中生活之美。吾之心緒。初不如是。其在烏兀定及森士鏜。與爾深談。悟得無窮閱歷。於是偶觀日生日落。均有悟境。渡海觀海。登山觀山。迨至美洲。觀大瀑布。又至日本。觀櫻花無際。至埃及觀沙漠。然無時無地匪不思爾。蓋每有所遇。必知其美。以美之精華。均出爾之指示。吾甚恨不至爾家。一一揭示。得爾之斷詞。定其甲乙。我聞人言。爾久不見客。爾能否以我爲破例之人。允我來前。一握如何。我自聞爾不幸事。正於晚涼中。坐長廊之下。面對

金字塔也。對此月光。卽欲循尼羅河而南下。以書延爾相見。正於此時。見老雷因上將方讀報。述爾不幸喪明之事。今決不能見。責但能以我就爾。爾但呼吾來。無論何地。吾卽奔集爾側。卽爾之來書。亦不必寓諸埃及。果有寓書。但寓吾世母家可也。萬懇爾躬容我通謁。想爾此時必無聊賴。願上帝有靈。能使我不翼而飛。至君側也。迦茵書上讀後。大洛美卽下其手。言曰。密司格雷果不疲者。吾信口作書。爾卽爲我報之。趣取信箋。吾述而爾書之。曰。書報密司迦茵。得書至念我。我感激至於無地。夫以萬里之遊。在理宜忘故交。乃不忘我。而以書至。感何可言。語至此止。格雷停筆。肺葉震震。似微聞其聲。大洛美曰。吾甚願爾遊尼羅河之願。萬勿棄捐。忽有蜜蜂觸窗之聲。舍此室中無他聲也。大洛美少停曰。汝果有書。

招我。我胡敢不至。語至此。聞蜂聲。已至。翻飛出他窗而去。大洛美聽已。復言曰。爾來視我甚佳。惟句。格雷曰。胡不急趣之來。大洛美毅然曰。吾不願其來。格雷曰。以先生之深交。胡爲推之於遠地。於交誼。似未洽。大洛美曰。迦茵與我爲至交。其來也。心慈而嚮義。篤果見我。狼狽至此。必且大哭。格雷曰。否。未必至是。今請先生一改前文。大洛美攢眉言曰。可將吾書一誦。想吾以口作書。必無舛謬。格雷曰。勿罪。吾懃吾防文字不合。先生口吻。大洛美以手拊案笑曰。爾爲吾之良友。他事可如君意。唯此事。吾自決之。適所作書至。何許矣。豈非言爾來視我甚佳耶。格雷曰。然。大洛美復念曰。惟我久不見客。以客來必多憐我。於我無利。於客增悲。故不見。今將於夏中學行。想君聞之。亦必喜悅。今幸有一人助我。甚稱吾意。旣而

曰。須少改其詞。此語大徑。遂防其誤。會因以手扶頭靜思。格雷停筆。以左手拊心。悲梗已極。久之。大洛美曰。可不必改。卽書吾名報書。可也。

第二章

書後加封書封面。而醫生馬背側入。一見卽自驚。此二人咸似有病。何也。格雷衣單縑衣。醫生曰。密司格雷衣裳太薄。恐冒風寒。幸健飯自力。不爾瘦且成病。大洛美曰。先生何爲屢言。密司格雷瘦損。醫生曰。不言瘦損。當言高大矣。迦茵聞言頗不懌。大洛美曰。吾心無瘦無肥。但其音吐甚愜吾懷。其始觸之。輒生心緒。今茲慣矣。然其待我可謂匪微。不至言時。醫生忽以目旁矚。見案上有埃及書。卽曰。郵票有金字塔。詎爾友在埃及耶。大洛美曰。書至自開羅。

今作書之人。不在開羅。在西利亞。寓書者。卽密司迦茵也。醫生撫鬚觀書。言曰。迦茵耶。非平日人言宜尊敬之。迦茵乎。大洛美曰。然爾識其人乎。醫生曰。烏能不識其人面目也。聲音也。體幹也。一一知之。卽其性情亦匪不知。在家時識之。出外時亦識之。吾見其人於槍林彈雨之中。惟有一事未之見。筆迹耳。請以封面見示。語後醫生以目視。僞格雷之。迦茵而迦茵。方以目外注。大洛美卽以手指案上。醫生卽取來函觀之。醫生曰。此果親筆。筆鋒甚勁健。由其書辨其人直豪爽。英邁一流也。大洛美聽之。迦茵真好女子。汝得之爲友。則百事有恃。大洛美口雖不談迦茵。然甚願有人述迦茵於其前。大洛美自謂不聞迦茵之事。果知馬背側識迦茵者。則亦必強之述迦茵往事。以爲娛。方得雷克來時。亦不敢問。防一問洩。

其祕事。今馬背側爲外人。非平時與迦茵往來之人。固可恣其言論。卽曰。汝於何地見彼。且見彼出於何時。醫生曰。果爾願聞戰事者。我卽言之。大洛美大悅曰。先生就榻。密司格雷亦就榻。醫生曰。我可立談。密司方覽窗外風物。或不當心吾事。爾不知。女子不願注意。他人之事乎。今方談迦茵。與密司格雷無涉。亦何必聞之。今但與爾論迦茵。爾且吸菸。我且甚願。爾能自引火吸菸也。吾今先告爾於何處面迦茵。第一次。在南斐洲。正爲英師與布耳開戰時。我方爲軍醫。久駐於戰地。迦茵亦立誓爲看護婦。而醫院歸其統轄。凡中創者。垂愈及垂死之際。迦茵均前。一以慰撫之。一代之祈禱。以一人司十人。亦欲以是鼓勵全院之人。故任勞而不悔。於是舉醫院之人。咸尊禮之。凡爲創人。見彼咸悅。以孤身從軍。不見親。

屬。一得。迦茵。臨存。大似。家居。依附。其母。卽有。死者。亦猶。死諸。慈母。之懷。雖病。語喃喃。猶曰。吾不。忘迦茵。盛德。以理。度之。迦茵。之仁。宜多。悲慨。之狀。然慈。而能。忍。往往。不露。聲色。以駭。創人。一日。爲一。少年。受創。極重。迦茵。急欲。生之。然非。開剖。不可。醫生。旣剖。其創。痛乃。加甚。立死。於院中。迦茵。謂醫生。曰。嗟。此少年。死矣。竟對。之而哭。如。哭其。殤子。焉。實則。此事。吾未。寓目。而他。醫舉。以示。我。言迦茵。此哭。而全。院之。創兵。及同。部之。伙伴。咸感。動。頌。迦茵。不已。醫生。語至此。大洛。美方。吸菸。而菸。卷竟。落於。地。以手。撫膝。無言。醫生。爲拾。得菸。卷。且蹴。其落。灰。回首。視格。雷。而格。雷亦。適迴。面視。大洛。美。醫生。復。曰。吾。在南。斐洲。時。同居。一處。非同。居一。院。晤面。匆匆。僅一。接談。吾。所居。院。創人。過夥。乃至。城中。大醫。院中。取麻。藥。旣至。行於。庭際。忽。

遇密司迦茵。迦茵方伺一病人且死。迦茵則伏其病榻與語。冀以慰其悲懷。忽聞有大聲斗發。而屋上灰土下陷。蓋一彈適落屋上也。故落瓦及灰。盡撲二人身上。病人亦驚起而哀呼。蓋其人且死。已服毛啡。宜其變色如此。乃迦茵神宇鎮靜。初若無事。迦茵仍撫之睡。創人曰。可否昇我他適。吾不勝恐怖矣。卽聞迦茵曰。吾爲汝易地。及一迴首見我。而我亦但衣常服。未服軍衣。塵土滿身。迦茵竟呼我爲曹長。請余同昇其榻。且云。吾不忍更見斯人之受驚。余乃大服迦茵之膽識。宜其爲丈夫所羨慕。已而迦茵以手扶病人之背。余則舉其雙股。同出甬道。至小屋中。陳設亦雅潔。書卷縱橫案上。旣至屋中。同寘之榻上。余曰。此榻爲誰。迦茵愕而視我。卽作異詞曰。此我之臥處也。此時病人已暈。迦茵曰。未待我歸寢時。斯

人已死。何妨少假以片時。以上實余與迦茵。在南斐洲一相見之情狀。後此吾歸英倫矣。大洛美聞言。引首問醫生曰。汝歸後曾見其人乎。醫生曰。見之。乃不吾識。卽吾亦不怪其不識我。蓋在南斐洲時。吾髯至長。所衣亦爲曹長之衣。於今則否。宜其不能識也。今吾已作長言。甚倦。今將至君花匠家。爲醫其妻之病。尤當與馬格雷語。彼言胃口非佳。或有微病。吾今將按鈴呼君女僕。同至客廳。細切其脈。格雷忽曰。先生勿忽忽。吾尙有言奉白。且至餐堂中言之。至談後。再爲馬格雷治病。吾尤將請假一句鐘。與先生同行樹間。先生赴花匠家。我則自吸林間空氣亦佳。語後。醫生出至餐堂。迦茵隨出。見醫生昂然立於鑪次。醫生見迦茵入。卽曰。密司何事見告。迦茵伸兩手言曰。君尙爲當日之曹長。吾乃不識。今乃以曹

長爲醫生矣。吾今日亦改他人之名姓。想吾初至先生已識我矣。醫生曰。胡能不識。迦茵曰。胡再不言。醫生曰。吾知密司冒爲格雷。必有隱衷。不關吾事。何爲勸破。君隱。迦茵曰。君唯識我。故我來時。君但問來乎。想欲叩吾以易名之故。未便出口耳。醫生曰。然。幸吾未之言。迦茵曰。請先生告我。何以不言於前。而發明於後。醫生聞言。以手拊迦茵之背。言曰。密司迦茵。吾年非少。閱歷已深。胡待人言。始了了於心。爾來時似挾無窮之心。緒日甚一日。不惟歛避大洛美。並吾輩亦不見示。吾度爾之心。必得一着實之人。足以爲爾撥煩者。告之。或能釋爾之懷。適爾讀書。自開羅來。吾思書必自是間寓彼。又自開羅轉而至英。復讀其書。示大洛美。取其進止以作報書。方吾入時已辨爾二人之神色。似大洛美推爾勿來。故成此。